

我和我的舞龙队(一)

□沈东海

因一次手术而拿到了一本“肢残四级”的残疾证,面对这样的人生变故,我想,绝大多数人都会变得颓废的,然而对我而言并非如此,可以说我的人生因它而一点点改变。我是土生土长的镇海九龙湖人,2008年学的舞龙,舞的是龙头;2014年做了残疾人舞龙队教练;2015年开始教村里的两支舞龙队,其中一条龙——九龙湖村舞龙队,在同年九龙湖镇舞龙大赛上拿到了银奖,在不久前的2016年端午节又夺了金奖。这么多年舞龙与教舞龙,要说记忆最深刻的,还属我教的第一支残疾人舞龙队。因为,是它让我从一个普普通通的舞龙队员,成长为一名舞龙教练,也是它带给了我许多生命中的精彩瞬间。

一场大病之后再不能当“龙头”

我是2008年学的舞龙,因身高原因,被安排在了龙头位置,因此做了四年的村龙头。到现在,我还记得第一次训练,当别人的龙还舞不起来的时候,我仗着多年打篮球练出来的身手,已将龙舞得虎虎生风,因此得到了教练的首肯。

在这四年中,我参加过很多演出与比赛,拿过优秀演员奖。最让我记忆深刻的,是第一次参加九龙湖舞龙大会。当时在十支舞龙队中,我们这支队伍被教练看好能夺冠。第一次去参加比赛,没想到遇到下雨,比到一半,延期了;等我们再次过去,

领队突发奇想,想标新立异,给我们每人发了一副白手套。可能因为这个,从没有出错过我们,出现了失误,将比赛输掉了。

之后,老队员走了大半,我成了个不折不扣的陪练。这个新手来了练两天,走了;再来个新手,往往又练不了几天。队里清一色的年轻人不见了,队伍变得残缺不全。

但我还在坚持,希望自己还能带领这支舞龙队走向巅峰时刻。只是许多事事与愿违。当我信心满满地想再冲击一次的时候,却因一场突如其来的大手术与梦想擦肩而过。

那是2012年春,清晨,在某医院,当我醒来的那一刻,一边品尝着无休止的疼痛,一边想得最多的是,自己这辈子可能再不能舞龙了。毕竟在过去,它曾是我的最爱。

住了将近两个月,出院的那天,主治医生在我的医嘱里明确写道:“三年内不能做剧烈运动。”我虽有点不服气,但能感觉到当时自己的身体确实不行了。我问他:今后我还能舞龙吗?他的回答一票否決了我的念想。

出院不久,九龙湖即将召开一年一度的舞龙大赛。村里开始有人来叫我,想请我再去舞那个最

难的龙头。我想帮,但我的身体却已帮不了我自己……

那年,是我的本命年,我一辈子也不会忘记:我拿到了一本“肢残四级”残疾证,成了一个特殊的人。闲在家的日子,心情时常低落,那是一种对生活的无助、无法自由驾驭身体,以及无法改变自己命运的无奈。

然而,让我没想到的是,一年后,老天爷似乎还眷恋着我这个舞龙好苗子,还想再给我一次机会。许多时候,一个人不经意的一个抉择,往往改变的却是他的一生。

一个陌生人的来电

2013年底,我接到一个陌生人的电话。他问我是不是沈东海,以前是不是舞过龙?我说:“你是派出所的吗?调查得也太清楚了。”他呵呵笑了,说他是镇海区残联里的工作人员,叫郎云龙,不是坏人。

我问他有什么事?他说他想组建一支残疾人舞龙队,想请我当教练,假如身体允许的话,到时再帮他们舞那个最难的龙头。我说我身上还有伤,连拿个热水瓶都要双手抱着,一上楼梯就开始

气喘,走远路要不时坐在路上休息,让我怎么帮啊?关键的关键,让我教的还是这些人。我边说,边连连摇头。

他见我不愿意,有点泄气了,但沉默了片刻,还是很渴望地问我:“真的没有一点希望了?”我卖了个关子,道:“希望不是没有,因为我刚才说的那个状态,是一年前的事。这件事事关重大,我暂时无法回答,容我几天时间好好考虑一下。”他见我并没有拒绝,连连说好,还说麻烦我了。

关于这件事,我没有太高兴,毕竟出院时,医生给我的医嘱里明确写着“三年”,而那时,才过去仅仅两年不到的时间。

过了半个月,他的话又来了,问我考虑得如何?我说想是想,只是搞这条舞龙队太难了:一个我的身体还没完全恢复;二个想找些能舞龙的残疾人过来很难。再说你找些缺胳膊少腿的,就算到时我想教,也教不会的。他说:“这个问题你不用担心,因为我们区里有聋协组织,到时找些对此感

兴趣的人过来应该不难。关键是你得先答应啊。”

我沉默了片刻,说:“那好吧,我舍命陪一次君子,但有个前提条件。”他问是不是钱?我说:“以后训练地点要定在我们九龙湖,因为我骑电瓶车时间长了,手臂要发麻。”他马上同意了。

就这样,他想在宁波搞一条残疾人舞龙队,而我想继续站在那个舞台上,两个人的梦想撞到一块,一拍即合。

包·滴水



旅法漫笔

□碧水

在“Brioche”店喝咖啡,又遇定居法国的莉丽,她对我讲了她初来法国的感受——

感受源于她的一天经历。一天,坐有轨电车回家。上车的“Chalezeule”为始发站,车厢内没几个人,她选了第一排靠门的双人座,坐在外侧,顺手将购物包放在右侧的座位上。后一站停靠时,上来一法国青年,他选坐的是过道另一侧的双人座。那青年坐里侧位,将双肩包夹在自己小腿间。莉丽说,隔着车门玻璃看这个法国人,越看越觉得自己的脸颊变红发烫。

那天午后,莉丽给新买的秋海棠上花盆架,不小心踢翻了水桶,赶紧取抹布吸水管往下滴。她的法国丈夫正好去一楼理发,看到滴水差一点落到法国老人头上,马上打电话给她……这令莉丽十分内疚。莉丽的新家住在四楼,阳台下是加宽行人道,是公共通道兼停车场。入住两年多来,阳台外伸四根雨水管,几乎没发生一次晴天花盆滴水事件。莉丽说,她的内疚是因自己不小心而影响他人,而法国人十分注意这一点。

包与滴水,本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码事,而莉丽的经历却扯出影响他人的话题。对此,我亦有同感。印象颇深的是两对法国父母放任与管束孩子的情景。一是从密特朗故乡J城回贝城的晚班火车上,一是从贝城去戴高乐机场的早班火车上。前一对父母带一双儿女,后一对父母带一个儿子。前一对的儿子大女儿小,列车驶出站后,男孩阅读,男孩的父亲脱下女孩的鞋子后,自己开始涂鸦。女孩离开座位,一会儿逗逗她的父兄,一会儿溜达于车厢……奇怪的是这位法国母亲旁无儿女似地始终埋首于自己的作业本上。车厢里静悄悄。乘客看书的看书,听音乐的听音乐,睡觉的睡觉,除了车轮与铁轨的摩擦声几乎没有任何的嘈杂声。洋娃娃似的女孩东张张西望望,突然跳跃起来,边跳跃边欢笑。欢笑声像搅拌了凝固空气一样,寂静的车厢霎时像按了开关似的,车轮与铁轨的摩擦声伴随了嘻嘻哈哈的欢笑声。此刻,其父母差不多同时抬起头,俩人对视了一下,父亲像捉蝴蝶似一把抓住女孩,用手作了一个示意轻点的动作,又与女孩耳语几句,直到女孩点头才放开……而在此之前约有两个多小时的旅程,这对父母于年幼的儿女却像“放山野猪”似的“放纵”。

后一对父母带一个儿子坐下后,男孩的母亲先脱下儿子的鞋和外套,男孩的父亲从背包取出电脑,插上耳机,将一只耳麦塞进自己的耳朵,另一只耳麦塞进男孩的母亲耳朵。男孩不大会谈,对眼前的一切似乎皆好奇,两手不停地摸索,突然注意力转移到桌子的折叠板上,先翻折就近的桌子,然后小手伸向父亲的那桌子,父亲也没拦他,只是悄悄地将电脑移到自己的膝盖上,任其翻折。没多久,男孩的小手伸向我们的桌子,欲要折翻。这时,其母亲轻声对男孩耳语——不能做,这样要影响他人。法国的父母似乎放任孩子,但他们的放任又是恪守不影响他人原则。

正是不影响他人的恪守,在贝城的出门行走,常能听到“巴哈同”一语。巴哈同,意为“对不起”,此乃是公共场合的礼貌用语,是法国人向陌生人表示歉意的常用语。

法国的餐饮店,有个不成文的规矩,吃完后,要把用过的刀叉盘诸类餐具,抑或纸盘、纸杯、吸管诸废物自行放到大堂内设置的餐具柜,以保持环境的整洁。一次,在好时光餐店吃自助餐发现,用完餐离席前,大多数法国人会用餐巾纸将餐桌擦抹干净,想以此保持环境的整洁。环境整洁,自己舒坦,他人舒适,这是众人的自觉行为渐渐演绎成的规矩,规矩不就是约定俗成的风气吗?



谷雨龙茶

总第 6135 期 配图 庄瑞君 投稿邮箱: essay@cnhb.com.cn